



忘了口罩的事

文 / 封文保 (河北)

周六休息, 农历十六, 日子挺好, 快过年了, 老赵带着妻子儿子来乡村看望老岳母。

虽然放开了, 街上人并不多。偶尔见到乡人, 老赵两口子也是老远的简单打个招呼。谁也不愿意多说话, 更不愿意靠近说话。彼此心里明白, 遵守规矩, 遵守分寸, 互相尊重。

这个村家家户户还是住平房。岳母轮到居住大小舅子家了, 当然要先来大小舅子家, 在大小舅子家吃饭。大小舅子全家刚刚羊康, 老赵全家也是刚刚羊康, 彼此不用忌讳。

除了给岳母带了年货, 老赵送两个小舅子每家一箱皇家窖藏酒。

老赵把一箱酒放到大小舅子家房间, 然后给二小舅子打通了电话, 说要去过去一下, 顺

便送一箱酒。

二小舅子在电话中说: “我全家三口正感冒着, 你们不要进来了。我给你们准备些萝卜、蔓菁、芫荽一类东西。下午你们走的时候打个电话, 我就出去, 两人都把东西放在我门台上, 远远的三米开外不靠近, 也不说话, 各自取走。”

老赵理解二小舅子的良苦用心。显然二小舅子全家正羊着。

在大小舅子家吃过午饭, 休息一会儿, 告别岳母和大小舅子夫妇准备回家了。实在推脱不了, 老赵不得不把大小舅子准备的一箱东西搬到了车上, 那是年糕、茶面、豆包一类的食品。停车场距离二小舅子家不过十多米, 顺路拐个弯儿就到了。老赵打开车门, 妻子抱着酒箱向

二小舅子家走去。说好放在大门口, 相距三米开外只交换物品, 不说话, 所以是安全的。老赵发动了汽车, 让车预热着。

车预热一分多钟, 老赵驾驶汽车顺路走去。

车拐转弯儿, 老赵忽的一股怒气充满胸口, 见到的场面令老赵恨不得张口大骂: 妻子搬一箱酒, 二小舅子抱一编织袋蔬菜, 两人在路中间, 物品相抵, 关切的谈论着, 相距不过一米——更要命的是两人都没戴口罩。

“咩——咩——咩”, 老赵恨不得把喇叭按炸了。

妻子和小舅子一愣, 匆忙的说了好几句, 交换了物品, 妻子来到车上。

老赵一边开车, 怒

不可遏的质问妻子: “三米开外, 够三米吗, 够一米吗?”

“不够”。

“不是说好的三米开外吗?” 老赵连珠炮似的质问。

“说是放到门台, 不说话取走, 那是一个先来, 一个后到。同时到门口了, 都往门台放, 怎么能不接触? 为什么你不约定好谁先放, 然后后退三米, 另一个再放?” 妻子看似强辩, 却是把老赵问住了。确实是怪老赵上午没有与二小舅子约定清楚这事, 让妻子找到辩解的理由。

“你!” 看妻子辩解, 老赵更生气: “说好的不說話, 说话了没有?”

“说了”。

“为什么不戴口罩?”

怀念狼

文 / 郭铁路 (陕西)

一群羊, 在这片草原生活了几辈子, 时常会受到狼群的攻击, 领头羊作出决定, 挑出一批精壮的羊, 轮流给羊群警戒, 防止狼群的偷袭。

草原上来了一位猎人, 猎人喝过羊的奶, 为报答羊, 他主动承担起保护羊群的重任。有天晚上, 狼来偷袭羊群, 猎人举起猎枪, 子弹射中了头狼, 狼群哀嚎着四散奔逃。猎人提着猎枪, 把狼群追到不敢再回来。

羊群听到枪声和狼的嚎叫声, 脸上有得意的笑, 那一夜, 羊们睡的很踏实。

没有狼的骚扰, 羊们为了一片丰美的草地而群殴, 胜利的羊, 将落败羊的肠子挑在犄角上, 围着那片最丰美的草地跑了一圈, 所有羊都知道, 从现在起, 这一片最丰美的草地成了它的专属区。草原上的羊们, 每天都以武力胜负, 决定自己的温饱。

一只瘦小的羊问一只老弱的羊: “大叔,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日子幸福吗?”

“唉! 以前吧, 虽说狼吃过我们, 但那时候我们有较好的防御措施, 狼得逞的时候是有限的, 现在呐, 每天为了填饱肚子, 把时间和心思都花在你争我斗, 根本没法静下心来吃草……”

“那我们该怎么办?”

“唉! 我怀念以前有狼的日子……”

头了!”

这天, 淑华在家里看电视。调到本地台时, 她突然发现张大爷出现在画面上, 记者正在对他进行采访。淑华感到很疑惑, 只听记者说: “我们接到几个流浪人员的反映, 说本市有一位小区门卫大爷, 入冬以来, 经常把一些衣服叠的整整齐齐放在垃圾箱边, 我们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这时, 镜头对准了张大爷。淑华只听张大爷说: “我是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 我所在小区的人们对我很关心, 经常把一些衣服送给我。但是我想我好歹有间房子可以避风, 可那些在大街上流浪的人一到冬天可就惨了, 我就想把衣服转送给他们。”记者又问: “那你为什么要把衣服放在垃圾箱旁边呢? 你直接把衣服送给他们不是更好吗?” 张大爷说: “我在小区看大门, 不能离开工作岗位。我知道那些流浪的人经常到离小区不远的垃圾干箱里找东西, 我就想把衣服放在那里, 他们一定能够捡到。这样既把衣服送给他们了, 也不会耽误我的工作……”

原来是这样! 淑华心中有一股暖流靡靡间顿时流淌出来。她冲着书房看书的丈夫大声说: “去! 快把你刚买的大衣送给张大爷, 我再找几件衣服给市救助站送去!”

格局

文 / 刘建东 (江苏)

省道穿镇而过, 进入镇区便由三车道变成了两车道。

一辆外地牌照的后八轮正停着等红灯, 本地牌照凌志车缓慢地在大卡车后面停下。

数十秒后, 绿灯亮了, 邻车道的车辆有条不紊地启动前行, 后八轮却没有启动。大概十秒钟吧, 后面的凌志车耐不住性子, 连同凌志后面排队的车辆都不约而同地按响了喇叭。一阵刺耳的喇叭声终于惊动了后八轮司机, 这才启动了车辆。

“哟哟, 就差一点点过不去呢。”凌志车内三个男子交谈着冲了过去, 而信号灯刚刚跳出了黄灯。“超过去, 夹他一夹。”车内一男子说。驾驶员说道: “算了, 和大卡车较什么劲。”说完, 稍微加了点油门意图超车而去。副驾驶男子急促地喊道:

“慢。”只见后八轮竟然转向灯不打, 就有变道的趋势了。凌志司机连忙点了一下刹车, 把车速降了下来。

后八轮并没有完全变道, 骑在中间线

行驶。

凌志车打了转向灯, 打算变道从另一车道超车时, 突然, 后八轮的全车犹如跑偏一般, 竟然返回到了原车道行驶。凌志车没办法, 只得再次刹车, 打起了转向灯, 从邻车道打算超车, 可是, 后八轮的车头明显又偏向了邻车道行驶, 凌志车又只得刹车、避让。

这辆后八轮紧骑着两车道中间线, 犹如长蛇一般压着凌志车, 一路行驶了三公里后终于在下个路口遇见红灯才停。凌志车遇见红灯降低了车速, 顺利地相邻车道开了上去, 与后八轮的车头相齐, 停着等红灯。后八轮的驾驶员居高临下看着凌志车里三个男子, 右手悄悄握紧了一把大扳手。

绿灯亮了, 凌志车一踩油门, 快速地飞驰而去, 越开越快, 越走越远。

后八轮司机把大扳手放下了, 挂挡、开车, 右手竟然还有空, 能腾出来, 划开手机屏幕, 搜寻着刚才听的那一部有声书。



祖孙俩 摄影 | 湘夫子

被丢弃的棉袄

文 / 张明重 (河南)

这天, 淑华下班回到家中, 对丈夫说:

“你前年买的那件蓝棉袄不是不穿了吗? 把它送给小区传达室的张大爷吧! 你看现在天这么冷, 他还穿着一件夹衣呢!” 丈夫说: “行, 反正我也不穿了!”

上午上班的时候, 淑华路过传达室时, 把那件棉袄送给了张大爷。张大爷接过棉袄千恩万谢, 还把棉袄穿上试了试, 连声说: “正合身, 正合身!” 并和淑华唠唠着小区里谁谁也送了他棉袄, 谁谁谁送了他毛衣等等。

傍晚时分, 淑华路过小区门口, 她见张大爷身上还是穿着那件夹衣。淑华心里有点纳闷: “这个张大爷也真是的, 有棉袄不穿, 找罪受呢。”

又过了几天, 淑华下班回家路过天桥, 一个流浪汉正懒洋洋地躺在那里晒太阳。淑华不经意间扫了眼, 心里一激灵, 她又睁大眼睛仔

细地看了看: 没错, 流浪汉身上穿的棉袄正是自己送给张大爷的那件。自己明明送给了张大爷, 咋会穿到这个流浪汉身上了呢? 淑华心里想便走过去, 掏出十元钱递给流浪汉, 流浪汉赶忙接了过去, 嘴里说着“谢谢!”。淑华好奇地问道: “你这件棉袄不错, 还挺新的, 是有人送给你的吧?” 流浪汉讨好地说: “棉袄是不错, 穿着很暖和。我是在那边垃圾箱里捡的, 那边的垃圾箱里经常有人往里扔衣服。城里人真有钱, 这么好的衣服都不要了。”

淑华愣了一会儿, 似乎心里明亮了点, 但那种憋屈还是油然而生: 这个张大爷, 真是把别人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自己好心好意的送他一件棉袄, 他却扔到垃圾箱里, 真是太不知好歹了。

淑华气鼓鼓地朝小区走, 真想教训一顿张大爷, 可到了小区门口

的时候, 张大爷那热情地给她打招呼的神情, 又让她心中的气消了一多半。但是淑华看他穿着夹衣在寒风中佝偻着身子的样子, 余下的少许气中冷淡地“嗯”了一声, 头也不回地上楼了。

回到了家, 丈夫见淑华生气的样子, 就走过来, 和淑华开玩笑说: “谁惹俺家一把手生气了? 我去打他屁股。”淑华没心思和丈夫开玩笑, 就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看到听到的告诉了丈夫。丈夫听后, 也疑惑起来: “怎么会呢? 这老头不会是有病吧? 可这么多年看着也正常呀! 不会是嫌咱家的衣服旧吧? 可也比他穿的衣服强百倍呀。”

两人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张大爷为什么要这样做。再想想邻居们送他的衣服也没有见他穿, 估计也都扔到垃圾箱里去了。末了, 淑华对丈夫说: “不管怎样, 以后都不能再搭理这老